

詩的童話 · 夢的童話

洪宏亮

——談卡爾·桑德堡的童話故事集

書名：「美麗的眼睛」

「玉米仙子」

著者：C. A. Sandburg

譯者：李鴻來

出版者：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

卡爾·桑德堡 (Carl August Sandburg 1878-1967) 不但是衆所周知的美國一位重要的新詩人，同時也是偉大的傳記家和散文家，其爲人稱誦的作品，詩方面如「芝加哥詩集」(Chicago Poems)、「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人民，是的」(The People, Yes)，傳記如「林肯傳」，而他較不重要的作品，兒童讀物「渥他巴嘉故事集」(Rootabaga Stories)和「馬鈴薯臉」(Potato Face)則鮮爲人知。在國內，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於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出版了兩冊由李鴻來譯的桑德堡的童話故事集「美麗

的眼睛」和「玉米仙子」，似乎未引起很大的注意。事實上，這兩本少年讀物有清晰明麗的文筆，美幻新奇的想像，和睿智豐盈的哲理，堪稱童話中之佳作。

桑德堡的童話故事和膾炙人口的安徒生、格林童話不同的，除了詩意更濃厚，夢幻色彩更艷麗之外，故事的結構較單純而不以曲折取勝，每每以粗疏的情節表現單一的主題。故事中的事物也不是虛構非現實的國王、公主、王子、巫婆，而係取材自美國傳統村鎮和某些傳奇式的人物，略加改易增刪而成，因此仍保留樸拙純真的特質。往往我們在這些童話中可以發現到馬克吐溫筆下湯姆·荷耶和赫克·芬之類的兒童人物造型：風趣、頑皮、腦子中充滿奇思異想和追求美好事物的衝動。

這套童話故事集的序幕「糊塗國觀光記」，是講一個叫傑米的人和他的兩個孩子久居家鄉，覺得「一切總是老樣子」，遂賣掉所有的家當，買了一種「上天的單程車票」，直上藍天的旅程，目標是月球。他們經過「汽球國」時，看見人們踩着高蹺在收割天空中各色各樣如雲的汽球。「汽球國」的設喻，代表一個幸福快樂的境地。飄浮的汽球是快樂的象徵。接着又到了馬戲團小丑的祖國，驚異的看到用烤爐烤出來的小丑，被用送風機猛送給予生命的紅風。最後抵達目的地「糊塗國」，火車沿之字形的鐵軌，彎彎曲曲地彎進了「糊塗國」裏最大的一個城市——黑白城。

作者設計「糊塗國」、「黑白城」，作為其童話的國度，自字面上會意，或許有他一份揶揄的意味吧，因為傑米一家人所見所聞，都帶着混亂繽紛，令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正象徵着這個世界真真假假的現況。

在這四十幾篇故事中，雖然有一些共同的人物出現，但每一篇的故事都各自獨立，彼此之間並無連貫性，而且令人微惑疑惑的是，故事的發生地，雖然大部分在「糊塗國」的「黑

白城」和「酪粉村」，但其間穿插的少數幾篇，又明指美國，令人疑是流傳美國的地方性傳奇。因此談論這兩本童話集時，適合把它們看作單獨的短篇故事，而毋需尋求其間的整體性關聯。不過，既然是童話故事，便具有共通的特質，譬如在許多故事中，作者製造出層出不窮的娛樂畫面和可人的幻象，引人遐思，因而對讀者來說，閱讀這些美麗的童話，無疑是一種賞心樂事。例如「白馬奇女和藍風神童」講兩個聯袂出走的少年男女，浪跡天涯海角，探尋他們嚮慕的藍風的起處和白馬的故鄉。多年以後，家鄉的人們從一個來自遠方的老人口中獲悉這一對少年的下落：

……當時他們是坐在一個高地上的岩石頂上，彼此有說有笑，不時還哼小調。兩人不斷的眺望他們前面的藍色水面，直到水天一線的盡頭。

「瞧！」一個男孩說：「那兒就是藍風起處。」

在那藍色水面的遠處，離風起處不太遠的地方，那兒有白鬚、白毛、白鼻和白白的飛腿。

「瞧！」一個女孩說：「那就是白馬的故鄉。」

然後就在她所指的附近，出現了無數的白馬，有的白得如雪，有的白得如洗淨的羊毛，有的白得如新月般的銀色。據說一個小時能生產數千的白馬，每天上百萬。

當然，卸去幻想的外衣，他們所見的不過是藍天盡處白雲的詭麗變幻而已，但作者對這些躍出現實世界之外，追求美麗事物的少年心靈，却是抱着無比的憐愛。事實上作爲一個詩人，內心深處何嘗不也懷着一份熱切企求某種歡樂的願望？

類似這種夢幻的情境和企求理想的主题，也出現在其他篇章中，例如充滿親情溫馨的「空氣橋與空氣車」和具有傳奇風味的「木頭紅人與跳角水牛」。前者敘述一個懷念兩個離家的女兒的父親。遠方白鴿翱翔，他以為是可愛的女兒們的化身。這兩個私自出走的女兒正是前述的白馬奇女和藍風神童一類型的人物。後者描寫一個藍霧和乳白色月光灑滿大街的子夜，街上一座「木頭紅人」走下脚座，跳上街上另一座「跳角水牛」的背上，迅若草原上的風，展蹄飛奔向原野上的高崗，「眺望着像女人藍色面紗般，飄動搖蕩在山谷間的藍霧和乳白色的月光。霧與月光，則在那裏輕吻着碧綠河的河水。」

追求歡樂、幸福的欲望之主题，在這些故事中生生不息。桑德堡童話中的人物（大多數是年輕人）常被某種難以名狀的欲望所驅使，去追尋與現實相左的理想。「幸運符與X」中的布娜，「長大後，四處尋找幸運」，偶然撿到一個鹿皮做的幸運符，莫名其妙的和一些名字帶有X字母的人大談戀愛；找到了快樂，似乎也帶來了煩惱。又如「蜜糖與雄心」中三個湯姆·莎耶型的孩子，一個是在願望中長大，一個是在懷疑中長大，另一個是在願望和懷疑的混合中長大，他們共同懷有一顆秘密的雄心：「年年復年年，日日夜夜的乘着鐵路客車去旅行。因為火車的笛音和輪聲，對他們說是一種美妙的音樂。」有一天，他們把買來的糖罐掉在地上，腳踏入蜜糖中時，一個個身體縮小了，變得只有蕃薯蟲那麼大。於是經過了一場「愛麗思夢遊奇境記」式的奇妙歷程，實現了他們的願望：獲得一大把鈔票，在蕃薯國大乘特乘火車。他們的結論是：「願望是會實現的。懷疑是會成為真實的。」

「輕汽球與霹靂火」更是鼓吹童心的歡悅和可貴的故事。有「一張灰色沮喪的臉，一雙更灰、更沮喪的眼睛」的老人，滿面風塵，駐足在酪粉村，當他看到一羣黃髮女郎髮辮上繫着許多五顏六色的汽球時，「從面上皺紋裏擠出來一陣波浪似的笑。」他問她們為什麼髮辮

上繫汽球，有人說：「汽球代表願望。」有人說：「汽球原是花朵。花朵一覺厭倦，它就變爲汽球。」有人說：「汽球是泡沫。」也有人說：「汽球是做了給人看的。它有助於我們的脖子。」還有人說：「汽球來自果園。橙子樹上一半是橙子，一半是橙色的汽球。蘋果樹上一半是紅蘋果，一半是紅色的汽球。」於是，「老人愈聽愈有希望。眼睛已閃出光亮。他終於又笑了一次。」一如在「糊塗國觀光記」中，汽球的意象在此代表歡樂、幸福，或美好的希望。

以比較單純的哲理，寓託某種道德的教訓，也是蘊藏在童話中的一個要素。「滑腳大王」在滑稽故事的外表下，隱藏着「錯失良機」的惋嘆，因爲一個本來可以成爲「花生大王」、「百萬富翁之王」、「牡蠣罐頭大王」的人，一到緊要關頭，腳就會滑溜。「瞎子與鑽石兔」中的蕃薯臉瞎子，彈奏令人哀哭沮喪的曲子時，手風琴上的金子便會褪色。金子褪色象徵珍貴事物的喪失。「三心兩意」中的女孩紅玫瑰永遠下不了決心，因爲「腦要她拿這樣，心要她帶那樣」，理智和情感總是難以調和，結果什麼事都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再作決定，而正如一支古老小調所說：「明天永遠追不上昨天，因爲昨天出發得早。」

此外也有少數幾篇故事風格特殊，顯示了沉厚情感與深刻思想的結合。這類作品屬於意味深長的寓言結構，而故事本身往往是憂傷的，例如「洋房想有孩子」是一首悲傷之歌：黑白城裏有兩幢高高的洋房對街而立，在白天，街上行人如蟻，車輛如龍時，「這兩幢洋房就彼此交談，像山峯的對話一樣。」一到晚上，「星星和天空，搖出紫灰色的夜霧……這兩幢洋房便彎腰傾身，彼此悄語。」在這兩幢洋房的屋頂上，各有一隻銅羊和銅鵝，牠們都在「眺望大草原」。「眺望」是這個童話故事集中經常出現的字眼，是一種表示企求理想或幸福의動作；在此處，銅羊和銅鵝的理想是盼望得到一個能够逍遙自在，穿越大草原，走向大

山，走向大海的「自由」的女孩子。嚮往自由是這篇故事的主題，因為銅羊和銅鵝終生僵立屋頂，大草原之外銀藍色的閃光湖面，陽光照耀的蜿蜒曲折的河流，都是牠們可望不可及的目標，牠們渴望找到一個能實現牠們不能實現的欲望的人。後來，牠們終於有了一個自由的孩子，那是一輛「糊塗國」最快的長途火車，取名「金釘號」。她穿越大草原，駛向大山，駛向大海，完全符合牠們的願望。牠們很高興與牠們的孩子每天運載成千上萬的人，行駛幾千里。可是有一天，這兩幢洋房却聽到報童的吼聲：「火車翻車大新聞，『金釘號』翻了車，死傷無數，死傷無數！」因此這篇故事遂以悲傷的調子結束：一大羣人圍在一起談論跌落在街中心的兩隻可憐的東西——一隻銅羊，一隻銅鵝，並排的躺在那兒。

這樣一個擬人化的憂傷的故事，因為蘊含着豐富的情感，所以扣人心弦。至於「平沙上的影子」一篇，可以說是自然和世界狀況的寓言，代表詩人對不完美的宇宙人生的一種看法。

這篇寓言依循雲彩的變幻而引起聯想，但此聯想所產生的，並非只是單純的白雲蒼狗的意象，而是寓有深刻哲理的詮釋。故事的背景是一處叫「響浪大湖」湖畔的一塊平沙。「響浪大湖」之設景，可以擴大聯想成為動盪的宇宙在黎明時分，平沙上空飄浮着許多奇譎詭異的人與動物的影子；這整個天空景象的變化，被比喻做「東方空中大馬戲團」的演出。而「影子」的意義，只不過「是一個名字，一個名詞，一個小小的警告和兩個音節。」

上帝、自然、命運形成這篇故事的主題。天空中影子形象的怪異殘缺，所顯現的雄渾氣勢和缺陷之美，代表的是命運作弄的沮喪。作者在描述這些影子的產生過程時說：

「混沌初開的時候，世界的造物主們把地球塑成圓形後，便打算放些動物到地球上熱鬧熱鬧。但當初，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兒主張，動物該如何製造，又該造成什

麼形狀才符理想。

「於是只好試着做。起初，並不是製造真的。只是製造動物的形狀。形狀就是影子……」

因此東方天空中那些張嘴咧牙，形如鐮刀的馬，就是當初試做的影子馬，「牠們都是因為當初做得不太好，不配成為真馬，是因為錯誤才被摔掉的。」

至於人：

「那個男人——瞧他現在肩扛扁擔步履踉蹌……他是古老的影子人之一。也是因為錯誤才被摔掉的，因為當初的他也只是試做而已。」

「那個女人……頸後背了一個包袱，有時似乎『頸』力不支，嬌軀搖晃，但一會兒又挺直柳腰，再移蓮步。她也同其它一樣。也只是一個影子，一個錯誤，也是前期世界所試做的，因為不好才被摔掉的。」

作者在此一再強調這些影子人和動物，是造物主試驗的殘餘，「因為不好才被摔掉的」，於是這些影子成了「錯誤」（命運）的犧牲品，天長地久飄泊天空。桑德堡在這篇寓言中，忽然流露出對宇宙人生的悲感，而他所描述的影子意象，或許可以代表初民對宇宙構造的一種觀念；因此這篇故事的內涵，採合了人類某種原始的概念，和現代人無助的慨嘆。不過，這樣一篇深寓哲理的故事，恐怕不是少年讀者所能領會的。

桑德堡這些童話故事，藉詩人豐富的想像力和觀念的聯想，在如夢似幻，詩意盎然的情境之烘托下，通過寓言的形式，顯示某些人生哲理和願望；換言之，其掩飾在故事外衣下的

書名：二度和諧及其他
作者：施友忠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從文化的整體論文學

高大鵬

——兼評「二度和諧及其他」

意義，正是隱藏在美麗的虛構之下的真理。至於其文辭之活潑優美，意象之豐盈生動，所閃現的詩句般的光輝，略舉數例可概見一般：

歡迎你，歡迎你，像春天花開般的歡迎你。（「幸運符與Q」）

當影子馬戲團在東方天空遊行的那個早晨，曉色是像一長列藍鳥羽毛上的斑點。（「平沙上的影子」）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處藍天墜落，夕陽為夜開門通過的地方——風兒在那兒相遇，換了一張臉後便各奔前程——那兒有個大草原，草原上綠草茂盛，處處碧影。

（「爭戰」）

她活潑敏捷，像旭日初升時候跳躍的一束光線。（「野貓的爪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華欣事業中心出版的這兩本童話故事集，無論印刷、裝潢，均屬上乘。彩色封面艷麗奪目，內頁字大行疏，清晰悅目，並配有許多漂亮的插圖，即使不去讀它，拿在手上翻翻，也是賞心樂事。